

曾国藩怎样与李昭寿相处

贾熟村

李昭寿早年参加捻军起义,不久之后叛变,投降清朝政府。与清朝政府官员发生冲突,又参加太平军。不久之后,又叛变,再次投降清朝政府。给捻军和太平军造成巨大损失。如此之人,却一直不为清朝政府和曾国藩信赖,总欲除之而后快。终于,清朝政府还是找到了借口,将李昭寿处死。本文试图通过曾国藩怎样与李昭寿相处的论述,再次说明叛徒们是绝无好下场的!

李昭寿(1825—1881),字松崖,河南省固始县人。幼贫贱,因盗窃罪,曾入商城狱,入固始狱,入霍丘狱。咸丰三年(1853年),太平天国定都南京,分兵西征、北伐,威震海内。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响应。李昭寿作为捻军的一支,也起义于霍丘。四年,曾进攻商城、固始,被击败后,走霍丘、霍山。值清政府徽宁池太广兵备道何桂珍路过霍山,李昭寿向何桂珍投降。清政府赏给五品翎顶。何桂珍命李昭寿率所部返回原籍安插。李昭寿沿途骚扰,霍山知县向上级告发,上级命将李昭寿拿办。李昭寿在霍山县之寨箕山兴筑石城、为久居之计,被团练攻破。李昭寿再次投奔何桂珍。何桂珍与曾国藩为密友,该年十一月,曾国藩即拟札调何桂珍由霍山南出太湖,与曾国藩之湘军合并。后因太平军复至,道路不通,未果。五年八月,曾国藩向清政府建议,由何桂珍办理湖北、安徽团练,又未果。何桂珍非军旅才,疑李昭寿,欲除之而不能决,函商安徽巡抚福济,福济密书给何桂珍,嘱以图剪叛贼,毋后人发,书为李昭寿所获。十一月初三日,李昭寿设筵请何桂珍等,怀书挟刃以入,何桂珍甫力辩,身首已断为二。李昭寿提其头挂树枝,以铙、箭轰击落水中。曾国藩说何桂珍之死,尤深痛不忍闻,自近古以来,未有行善获祸如是之烈者也。

李昭寿杀了何桂珍之后,即参加了太平军。六年(1856年),李昭寿在无为、巢县、桐城等地活动。七年,又在六安、霍丘、光州、固始、息县、商城活动。更重要的是,由李昭寿中介,使捻军张乐行等参加太平军,使太平军在数量上有重大的增长。对于稳定天京事变以后的动荡局面,打垮清军对天京的围困,歼灭湘军劲旅李续宾部等等,起了显著的作用。因此,李昭寿也由“指挥”逐渐被提升为河南省文将帅,镇守滁州。

太平天国虽然对李昭寿不断地加官晋爵,倍加重用。李昭寿却处心积虑地谋求再次投降清朝政府。八年(1858年),李昭寿以滁州投降了清政府钦差大臣胜保,清政府将他改名李世忠,字良臣,给他三品顶戴。太平天国方面曾多次争取李昭寿重新参加太平军,均为李昭寿拒绝。相反,他却又策动太平天国江浦守将薛之元投降了清朝政府。九年四月二十四日,曾国藩在给吴廷栋的信中写道:“丹畦(案:即何桂珍)之事,弟至今痛愤,而狼子归义,高位厚禄,独霸一方,不知其野性能驯伏否也?”七月二十一日,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写道:“淮南连年多丧善人……皆与国藩骨肉姻旧,北望神伤,莫雪此愤。而丹畦遇祸最惨,反使浅者得议其后,尤思一为雪之。当借大力共图此事也。”

十年(1860年)李昭寿策动太平天国全椒守将杜宜魁降清,太平军两次大举讨伐,未能奏效。李昭寿以此战功,受到临淮军统帅袁甲三一再保举。曾国藩于闰三月十七日,写

信给骆秉章说：“李世忠新克全椒，保以提督记名，一门兄弟子侄，均得优奖，管辖一方，自为一种风气。午桥（案：即袁甲三）一循克斋（案：即胜保）旧章，终不甚惬人意也。后来，清政府又命李昭寿帮办袁甲三军务，曾国藩与李鸿章议论，认为袁甲三屡保李昭寿之忠勇奋发是颠倒是非，大拂人心。^⑩又与赵烈文议论道：“田兴恕得钦差，李世忠作帮办，天下安得平？”^⑪接着，李昭寿又策动六合、天长、江浦、浦口的太平天国守将投降了清朝政府。^⑫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三月，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部沿江东下，进攻天京。袁甲三请病假，清政府准假一个月。实际上行将离任。李昭寿失去了靠山，立即写信给曾国藩，表示尊敬。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：“李世忠之贼，兄付之不答。此人最难处置，其部下人诡计霸道，颇善战守。弟现与之逼处，常相交涉，宜十分以礼让自处。若不得已而动干戈，则当谋定后战，不可轻视。”^⑬李昭寿写信给曾国荃，诉说穷苦，请求帮助，曾国荃转告曾国藩，曾国藩在复信中写道：“李世忠穷困如此，既呼吁于弟处，当有以应之。三千石米，五千斤火药，余即日设法分两次解弟处，由弟转交李世忠手。此辈暴戾险诈，最难驯驭。投诚六年，官至一品，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。吾辈待之之法，有应宽者二，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：一则银钱慷慨大方，绝不计较，当充裕时，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，当穷窘时，则解囊分润，自甘困苦；一则不与争功，遇有胜仗，以全功归之，遇有保案，以优奖笼之。应严者：一则礼文疏淡，往还宜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，情不可密；一则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，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，必当剖决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请其严加惩治。应宽者，利也，名也；应严者，礼也，义也。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强兵，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”^⑭

五月十四日，清廷谕曾国藩，称：“现在袁甲三既不能得力，俟其具疏乞退，即当允其所请。其李世忠一军届时仍须该大臣妥为驾驭。”^⑮二十五日，谕曾国藩等，称李世忠派队攻破石埠桥、龙潭、东洋太平军营垒，与湘军水师共攻九鬲洲，曾国藩由安庆拨给李世忠军营火药、粮饷，具见公忠体国，不分畛域，嗣后李世忠进止机宜，即着曾国藩就近节制，以期调度妥速。^⑯六月初四日，谕曾国藩，称：“有人奏：苗沛霖、李世忠所克城池，皆伊距守，与陷于贼中无异。……李世忠一军，前已谕令归曾国藩节制，朝廷具有深意，谅该大臣必能妥为驾驭，使该提督就我范围也。”^⑰李昭寿再次写信给曾国藩汇报一切，曾国藩在复信中写道：“雄师进逼九鬲洲，与敝处水师会合，其南渡一军叠复要隘，击退大股援贼，威棱远耀，……承示饷需一节，尊处支绌情形，袁帅来缄亦常道及。弟于袁帅素为关切……三月间奏请办理广东厘金……如能办有成效……拟于济皖项下酌拨若干，接济尊处，前此本与袁帅有公约也。贵部人数甚多，贤愚不一，务望时加约束，力戒扰民为要。许道又面禀贵处子药、米粮不甚充足，求量为解济等语。此二者较银钱尤为急需，敝处必竭力相助。尊处缺乏之时，即用公牍来商。”^⑱

七月初八日，清廷谕曾国藩等，准袁甲三开缺，回籍调理，将钦差大臣关防交安徽巡抚李续宜接办。李世忠性虽骄悍，然材勇尚为可用，现方筹攻金陵，此军于南北两岸扼剿，均甚切要。前经谕令袁甲三饬令李世忠归曾国藩节制。将材难得，当此用人之际，谅该大臣等亦必能尽将将之道，使之鼓舞，乐为所用。并饬诸军务与同心戮力，毋或意见参差，是为至要。李续宜未到临淮以前，仍着袁甲三竭力筹办。^⑲该月二十七日，曾国藩在复劳崇光的信中写道：“临淮袁帅饷绌，几于不复能军。其所部之李军门世忠屡遏剧贼，而官不能给饷，久失信于降人，损朝廷之大体。又其横征商贾，占据五县，苟不另给以饷，则不能收回利权。……今则袁帅因病引退，李军归敝处节制，尤须另筹解济，义不容辞。”^⑳

八月十二日，曾国藩上《奉旨垂询各路军情分条复奏折》，奏称李世忠投诚之初，胜保奏明准带 18 000 人，实数盖近 3 万，以降人而仍据其地，仍统其众，办法本未妥善。近

闻又增至五六万之多,据有城池,自为风气,遍设厘卡,广运盐斤,上侵公家之利,下为商民之害。今欲绳以法律,势必有所不能。去冬今春,屡立战功,亦未可没其劳而遽议其后。拟姑循其旧,不设机心。厘、盐之利,不加禁遏,偶有请求,亦不拒绝。仰副朝廷宽厚之意。但不甚资其力,亦不轻调其兵,暗销其予智自雄,非我莫属之骄志。若欲收回国家利权,则须另筹巨款,按月供支,足以养彼之众,乃能行吾之法。^②湘军水师与李昭寿部发生冲突,杨岳斌向曾国藩请示,曾国藩在复信中写道:“来书欲将二浦、桥林各营调归滁州,既足启该军之疑,且非一纸空文所能办到。……此次扣留炮船,枪毙商民,曲直显然。阁下既将哨官惩戒,即可咨明李军门,请其自行查办。此番坚忍一次,嗣后渠若凶蛮如故,恐须用罗山四年在蕲州办李光荣川勇之法。此说姑存于阁下之心,不可令我水师各营遽知之也。盖阁下用刚用柔自有分寸,各营官则恐过分矣。”^③

九月,李昭寿多次称伤病齐发,请袁甲三代奏开缺调养。^④当时,太平军大举猛攻曾国荃军营,曾国藩在惊慌的情况下,奏调李世忠派兵解救曾国荃营围。^⑤李世忠打算拨万余人,派提督董占品赴援。曾国荃称无须李世忠来援。曾国藩同意曾国荃的意见。^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:“李世忠所部,系义渠、彤云等力劝余调之过江,助弟一臂之力。余一时心绪过忙,枪法遂乱。旋闻弟处局势稍稳,已止调矣。”^⑦

十月二十五日,曾国藩在复沈葆楨的信中写道:“二十日,金陵之贼又分股北窜,九鬻洲、浦口十分吃重。李世忠本不足恃,于敝处又多违言。江北……空虚数百里,一经阑入,不堪设想。……鄙人实已智尽能索,莫知所届。”^⑧太平军一面围攻李世忠营盘,一面西上攻克含山、和州、巢县,十一月十九日,曾国藩在写给沈葆楨的信中称:“九鬻洲北渡贼股至十余万之多,民间纷传李部用银卖放,虽人言原属无稽,而形迹实可多疑。”^⑨二十一日,清廷谕曾国藩等,称李世忠本系帮办袁甲三军务,从前袁甲三奏陈事件,俱于折尾会衔具奏,并将折稿、寄谕抄给李世忠知悉,以为驾驭笼络之计。李世忠亦尚能奋勉效力,屡著战功。此次该营被困,署安徽巡抚唐训方,两江总督曾国藩均未据将详细情形陈奏,亦未拨兵往援,是视李世忠之军虽有如无,来往去留,任其自便,势必漫无稽察,恐其势日形蹙格,因而生心。着曾国藩等查明,迅速具奏,拨兵援应,不可置之不顾。唐训方等此后相待李世忠,可仍照袁甲三之法,以安其心。

^⑩二十五日,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说:“贼中传言李兆受密通忠逆(案:指忠王李秀成),允献皖北十城,彼所分地,均未攻陷,而独任贼旁入含、巢,又无一旅牵缀,使人可疑。”^⑪十二月初一日,曾国藩在复唐训方的信中写道:“李军门(案:即李昭寿)因午帅(案:即袁甲三)去位,内不自安,于敝处请求,未能尽副所愿,致有违言。”^⑫虽然如此,曾国藩于该月十二日递《李世忠军节次堵战获胜折》,仍然奏称:李世忠汛地过宽,“此次贼渡北岸,虽未能遏其上窜,而血战经月,路路吃重,卒能力保各城,屡挫逆氛,实属功多过寡。”^⑬二十四日递《迭奉谕旨复陈有关军务各事折》,奏称对于李世忠,“朝廷抚驭降将,仁至义尽。臣自当仰体圣主不得已之苦衷,委曲求全。惟该军投诚虽久,旧习未改。李世忠颇骄亢任性,其部下尤恣横无状。捆盐自售,场坝避其凶焰;设卡抽厘,商民视为畏途。与之相处最近者,下而都兴阿一军,上而杨岳斌、曾国荃两军,均以与滁军交接为苦,往往口角争闹,酿成命案。……十月初六日……殴毙及推水淹毙官一名、兵二名……臣与都兴阿均未敢深究。此次贼由九鬻洲渡江,外间颇腾物议,臣亦绝不吹求,全其体面。自袁甲三去位以后,臣分解滁军饷银二万五千两,火药三万五千斤,米三千石及大炮弹等项,陆续接济,冀安其心,而策其力。惟该营饷项穷绌,臣不能按月供支,其捆盐来上游售卖,亦未准免抽江厘,在该提督不无缺望。目前虽无甚蹙格,将来弁勇口角太多,恐不免激成事端。倘有万难含忍之处,或须示以检制,稍加惩戒,臣当随时奏明办理。”^⑭二年正月初五日,清廷谕曾国藩,称:李世忠桀骜未化,朝廷亦所深知,曾国藩所陈委曲优容各节,具见苦心,然亦不可不随时随量为裁制,使李世忠早自警省,以为保全。^⑮

清廷将胜保革职拿问,解京议罪。李昭寿写信给曾国藩,表示愿为胜保赎罪,请据情代奏,曾国藩在复信中写道:“此事叠经中外参劾,谕旨严厉,迥异寻常,既交部鞠,原非外臣所宜干预。惟阁下由胜帅麾下累功起家,追念旧恩,情较亲切,且患难相共,古人所难。高谊如此,何敢壅于上闻?……阁下不肯负胜帅,则其不负朝廷更可知已。具此义烈肝胆,他日为国宣猷、何可限量?”^③曾国藩上《代李世忠奏请褫职立功代赎胜保之罪折》。^④二月初六日,清廷谕曾国藩,称胜保逮京治罪,岂臣下所得代为乞恩,曾国藩据稟具奏,殊有未协。李世忠自请褫职,加恩改为革职留任。^⑤二月二十七日,曾国藩奏称:“李世忠之心迹,中外皆不敢深信。顷因捆盐舖衅,亲赴五河,虽浦口、江浦失守,尚未闻其回营主持,与都兴阿、杨岳斌、萧庆衍均有违言,亲匪类而远正人,逞小忿而忘大局。兹值败军失地之际,又奉革职留任之旨,窃恐其转羞成怒,倒行逆施,则里下河先受其灾。……盐场尚有疏失,全局愈难支持。”又称:“李世忠虽臬桀猜忌,而其部卒颇怀携贰,又不善战。纵或激之生变,亦尚不足深虑。臣始奉将李世忠革职留任之谕,本拟暂不宣示。继思该提督骄恣已久,尾大不掉,急亦有变,缓亦有变,终不能相安无事,即日当宣示谕旨,待李续宜、江忠义军到……届时或将李世忠失守各城严参惩究,再行相机办理。”^⑥李昭寿主动请曾国藩奏参他失守九鬲洲等地,三月十二日,曾国藩奏称李世忠“悚惶引咎,深明大义,应如该提督所陈,请旨将李世忠即行革职,撤去勇号,不准留营。……即派遇缺提奏提督甘肃安西协副将朱元兴接统该军。”同时,另具密折,请清廷毋庸将李世忠革职,仍准留营,但撤去帮办军务名目,明降谕旨,奖其前功,怜其力竭,责令坚守滁州等处,“俾怨归于微臣,而恩出于主上。彼必感激图报,不至遽怀疑贰。”^⑦清廷依曾国藩之计而行,同时又给曾国藩密谕,命他对李世忠之举动务须随时洞察,相机钤制。^⑧五月,清军陷江浦、浦口,曾国藩备文命李世忠部移出,他写信给曾国荃说:“李世忠部下之占踞二浦者,接余此牒之后,弟可用文续催,若渠坚不肯移出,则当用蛮教逐之,或竟派队与之开仗。不出此令则已,即出此令,则必须办到。”^⑨在另一封信中又说:“余意此刻宜以全力谋围金陵,不妨缓于图李。”^⑩

六月,李昭寿写信给曾国藩,要求解甲归田,曾国藩在复信中写道:“阁下以二浦既克,拟即乞居田下,安居守业,披肝沥胆,出于至情,阅读之余,良深企佩。古来握兵权者,总以全始全终为贵。阁下及时引退,具征知足之怀,保身之哲,惟现当军务未定之时,骤然归农,亦尚有为难之处……如决志解职归田,即将退休之果居何地,接统之果派何人,一一详复,再行代为陈奏,以遂阁下息肩之愿,而副朝廷始终优待之意。”^⑪

清廷命曾国藩将李世忠动静随时奏闻。七月十二日,曾国藩奏称李世忠因“二浦并陷,深感圣主之不加严谴,九鬲洲既克,又畏楚军之难与抗衡。臣察其愧悟渐生,颇知敛抑,亦复推诚相待,事事示以不欺。近接该提督来函,有五河地方为临淮后路,倘苗逆(案:即苗沛霖)下窞,誓必坚守五河,决一胜负等语。李世忠与苗逆积怨甚深,其欲发愤剿苗,既申公义,又报私仇,似属出于至诚。近日臣处饷项极绌,数月以来,并无银米、子药解济滁州,李世忠亦无怨望之意。若坦然相处,当不至别生枝节。”^⑫该月二十四日,曾国藩在复唐训方的信中写道:“苗逆致李部之信,朱元兴既肯交看,益信李良臣断无附苗之意,我辈更当推诚相待,万不可再生疑虑。”^⑬三十日,又写信给李昭寿说苗沛霖行反间计,“谓敝处有咨与唐帅谋害阁下,有方姓亲见文书云云。此等鬼蜮伎俩,想阁下早已窥破……彼此均可坦然无疑。”^⑭

八月,清廷命曾国藩调李昭寿部进攻苗沛霖,曾国藩认为李昭寿主动攻苗,自未便阻,若调其攻苗,万一挫失,转贻全局之忧。^⑮李昭寿主动攻苗之后,曾国藩写信鼓励说:“苗逆致书反间,即经台端识破,立斩来使,定于本月兴师问罪……详阅尊檄……。自述前后恩遇

……以图报为心,甚至叙及出身,毫无遮讳,光明磊落之概,披肝沥胆之言,愈见心地之无愧无怍……阁下如此存心行事,何患不长享令名?……惟该逆狡诈百出……嘱将士不必轻进。”^④

十一月,苗沛霖兵败身死。经曾国藩奏准,将李昭寿开复革职留用处分。^⑤清廷询问宋庆等在寿州杀朱元兴等一案,曾国藩奏称:“李世忠不敢归咎宋庆等而指名系苗景开所杀,又恐其部下滋事,急急带队回滁,是尚无寻仇生衅之意。”^⑥十二月,曾国藩在复唐训方的信中写道:“李松崖自去岁以来,与从前行径迥别。如西坝捆盐,通江关撤卡,石埠桥撤营……均未违抗。……似不特无称乱之意,即欲其束身归罪,亦或可俯首听从。……不必兴师剿其部众。……拟由此间函调来营,面谕一切。渠六月间具稟乞退,愿解兵柄,此时正好用渠前言,引而申之,令其及早归田,保全末路。”^⑦三年正月初一日,李昭寿移文曾国藩,请将五河、滁州、全椒、天长、六合等城交出。所部或进攻江南,或遣撤归农。初三日移文,已将炮船裁撤,水勇遣散,炮百余尊,愿捐缴报效。初七日,曾国藩令其悉遣部众,难以遣撤者,不得过两千人。十一日,移文称五河城已交出。其他各城亦次第交出。^⑧二月初二日,李昭寿致函曾国藩,称五河、天长之勇已撤,其他各勇限三月底遣撤。十九日,李昭寿派王廷瑞、陈自明至安庆,面见曾国藩,请示李昭寿如何引退。^⑨二十三日,曾国藩写信给李昭寿道:“奏请撤防赴任……阁下接篆数月,再行呈请开缺……实增一番体面。”^⑩

三月,李昭寿写信给曾国藩,表示不愿面见曾国藩,曾国藩严厉批称:“一则三月内将勇丁遣散完竣;一则四月半以前亲来安庆谒见;一则只准赴本任及固始两处,不准留恋旧县……。此三条如不一一办到……本部堂定行奏参……皇上亦必派兵剿办也。望善自保全,勿贻后悔。”^⑪同时写信给左宗棠,指责李昭寿之勇丁名散而实不散,认为“该处将来恐非用兵不能了局”^⑫。李昭寿派他儿子等谒见曾国藩,表示助饷30万串,向农民散发种子、耕牛。曾国藩复信赞扬:“此等高风险,实为近世所罕见。……所有阁下遣散各勇……城池、厘卡,一律交清,不愿到任,径请回籍诸事,弟当即日具奏。……至来省会晤之期,迟速听阁下自酌。”^⑬

四月十二日,曾国藩奏称李世忠将兵勇遣撤之后,请扶柩回里安葬先人,并以调治伤病。官欠饷盐50余万包,不求补给,资遣部下弁勇,捐建滁州学宫,捐发农民牛、种,捐修雒河集新城,捐助曾国藩军饷,尚属深明大义,请准予开缺回籍,保全令名。^⑭同时递一密折,称李世忠“以诡谲好利之人,忽为此慷慨忘私之举,则并非臣意料所能及。……李世忠亦保全终始,庶足以广皇仁而招携贰。”清廷赞扬李世忠深明大义,诚悃可嘉,准其开缺回籍。^⑮四月二十一日,李昭寿起程回籍。^⑯

八月十三日,曾国藩上密折,奏称其友何桂珍被李昭寿所杀,李昭寿解兵归籍,“论国家包容降将之道,大体尚属妥协;……古之征伐,为匹夫匹妇复仇,臣反不能为良臣良友复仇,何以对何桂珍于地下,此又臣之一疚也。”^⑰

同治十年二月初九日,李昭寿与湖南籍总兵张得胜晋谒曾国藩,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:李昭寿“昔年为天下所痛恶,近年解兵归里,颇知敛抑,或可保首领以没乎?”三月,李昭寿至扬州,适前处州镇总兵陈国瑞亦在扬州,宿仇旧恨,使李昭寿率众突入陈国瑞寓中,不仅在拖扭之时将陈国瑞头发揪落一络,而且用刀逞蛮,终将陈国瑞缚置舟中,飞棹驶至四里铺,吓取财物。陈国瑞之侄陈泽培闻之,追至援救,大呼同乡者有救出陈国瑞者赏万金,捉获李昭寿者亦酬万金,各船水手及近地居民哨聚数千人,呼声震天。李昭寿见众怒难犯,匿陈国瑞于船中,自乘小舟潜逃。至南京求见曾国藩,曾国藩因其无赖行径,未与相见。派营务处道员袁保庆、瓜洲镇总兵吴家榜公判。李昭寿供状称陈国瑞同治元年有在高良涧劫去船物一案,同治二年,有寿州戕害朱元兴等一案,同治三年,有怀远劫留盐船及抢夺马鞍、皮毛二案,当时均因畏惧陈国瑞之威势,不敢与校云云。曾国藩等认为李昭寿上年即曾软禁道员杨姓,勒令出银数万,始

准放还。此次又软禁陈国瑞,其行径同于掳人勒赎。奏准将前任江南提督李昭寿革职,勒令回籍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记名提督前任处州镇总兵陈国瑞以都司降补。^⑬该年八月二十二日,曾国藩在复李鸿章的信中写道:“李世忠回籍后有一禀来,自矢以后当杜门谢客,延师训子,求保首领,以终余年,情词恳切。其与杨子穆、刘佩香等信尤为诚笃。若非有以激之,不致生变。”^⑭

但是,不久之后,又有士大夫连疏参劾李昭寿,清廷命曾国藩调查,曾国藩派前署皖南镇总兵刘启发前往密查,刘启发至河南省固始县老楼村,见李昭寿所居瓦房、草房 200 余间,门房、巡更房洋枪、白蜡杆等件,皆不精良,为防盗所用。厅上有塾师三人,教导怜舍亲族子弟三四十人。宅旁有小村落四处,房屋各数十间,皆李昭寿族众所居。五处皆有壕而无墙,即外间所谓五堡者也。询其堂叔李丕戴及司事汪廷瑞,答称李昭寿该年收稻 7 800 余石,因稻价太贱,家用不足,又于红花地营草房 20 余间,设纸棚开槽造纸,故李昭寿亲往布置,所以未与刘启发会面。经此次密查,一场风波暂告平息。后来,李昭寿又到处开赌场,贩鸦片,远非安分守己之辈。光绪七年(1881 年),李昭寿先在安徽当涂开赌场,被清朝官府执送省会安庆。是年冬,李昭寿复有殴辱贡生吴廷鉴之案,从而再次掀动了公愤,士大夫等再一次群起而攻之,安徽巡抚裕禄具疏入告,清廷下命令杀李昭寿。李昭寿被处死,终于未能保其首领。

注释:

曾国藩等:《湘乡曾氏文献》(4),2501 页。

贾熟村:《对李昭寿及其集团的考察》,《太平天国学刊》,第 5 辑,413 页。

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(3),92 页,203 页。

⑫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,266 页。

⑬⑭⑮ 《太平天国学刊》,第 5 辑,416 页、434 页、436 页、436 页、452 页、453 页。

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二,971 页、1020 页、1338 页。

⑯ 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一,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四日。

⑰⑱⑲⑳㉑㉒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二,821 页、824 页、875 页、992 页、998 页。

⑳ 《剿平捻匪方略》,卷一四七,15 页。

㉑㉒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四,2381 页、2387 页。

㉓㉔㉕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四,2904 页、2949 页、3008 页。

㉖㉗㉘㉙㉚㉛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五,2559 页、2569 页、2901 页、2930 页、2971 页、2975 页。

㉜ 《剿平粤匪方略》,卷三二三,29 页。

㉝ 《剿平粤匪方略》,卷三二四,5 页。

㉞ 《剿平粤匪方略》,卷三二五,12 页。

㉟㊱㊲㊳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五,3268 页、3349 页、3391 页、3492 页。

㊴ 李鸿章:《朋僚函稿》,卷二,42 页。

㊵㊶㊷㊸㊹㊺㊻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六,3153 页、3161 页、3171 页、3197 页、3202 页、3463 页、3540 页、3645 页、3708 页。

㊼㊽㊾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六,3880 页、3928 页、3933 页、3974 页、4218 页、4364 页、4395 页、4446 页。

⑨⑩⑪⑫⑬⑭⑮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七,3932 页、3990 页、4067 页、4076 页、4327 页。

⑯ 《曾国藩全集·批牍》,327 页。

⑰ 《剿平捻匪方略》,卷二一五,12 页。

⑱ 《曾国藩全集·书信》十,7531 页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郭蕴深)